U
101
Y8
1639
v.9

LIBRARY
MAY 7 1969
UNIVERSITY OF TORONTO

古方略謀卷之四

婺源　余懋衡　輯

明　袁州　張自烈　定

李光弼擊史思明

史思明（祿山部將）等圍饒陽不下，李光弼將蕃漢步騎萬餘人，太原弩手三千人，出井陘至常山，常山團練兵三千人殺胡兵，執安思義出降。光弼謂思義曰：今為我計當如何？汝策可取，當不殺汝。思義曰：大夫士馬遠來疲敝，猝遇大敵，恐未易當，不如移軍入城，早為

備禦先料勝負然後出兵胡騎雖銳不能持重苟不獲利氣沮心離于時乃可圖矣思明今在饒陽去此不二百里昨暮羽書已去計其先鋒來晨必至而大軍繼之不可不留意也光弼悅釋其縛即移軍入城史思明聞常山不守立解饒陽之圍明日未旦先鋒已至思明等繼之合二萬餘騎直抵城下光弼遣部卒五千自東門出戰賊守門不退光弼命五百弩手城上齊發射之賊稍却乃出弩手（長技）千人分爲四隊使其矢發發相繼賊不能當乃退有村民告賊步兵五

千自饒陽來晝夜行百七十里至九門（九門屬常山郡）南逢壁光弼遣步騎各二千匿旗鼓竝（竝音旁去聲義亦同循傍也）水潛行至逢壁遇賊方飯縱兵掩擊殺之無遺思明聞之失勢退入九門時常山九縣七附官軍惟九門藁城爲賊所據光弼遣裨將張奉璋以兵五百戍石邑餘皆三百人戍之

芑山氏曰策出降卒能決其可行如韓信之聽左車

卓菴氏曰因降卒勝賊用力甚省但須察其誠僞

耳。裴晉公平淮西。得算正在此。

顏眞卿用李蕚策

唐天寶十五載以河東節度使李光弼爲范陽長史河北節度使加顏眞卿河北采訪使眞卿以張澹爲度支使先是清河客李蕚（蕚顏氏行狀作華今從舊傳）年二十餘爲郡人乞師於眞卿曰公首唱大義河北諸郡恃公爲長城今清河公之西鄰國家平日聚江淮河南錢帛於彼以贍北軍謂之天下北庫今有布三百餘萬匹帛八十餘萬匹錢三十餘萬緡糧三十餘萬斛昔討默啜（謂武后時也默啜突厥可汗名）甲兵皆貯清河庫今有五十

餘萬事（一物可給一事因謂之事）戶七萬口十餘萬竊計財足以三平原之富兵足以倍平原之強公誠資以士卒撫而有之以二郡爲腹心則餘郡如四支無不隨所使矣眞卿曰平原兵新集未練何暇及鄰雖然借若諾子之請則將何爲乎蕚曰清河遣僕銜命於公者非力不足而借公之師以嘗寇也亦欲觀大賢之明義耳今仰瞻高意未有決辭定色僕何敢遽言所爲哉眞卿奇之欲與之兵衆以蕚年少輕慮徒分兵力必無所成眞卿不得已辭之蕚就館復爲書說眞卿曰

此眞卿持重處且以試蕚

須再詳詢蕚大指

誤

清河去逆效順。公乃不納而疑之。僕回轅之後。清河不能孤立。必有所繫託。將為公西面之強敵。公能無悔乎。眞卿大驚。遽詣其館。以兵六千借之。送至境。執手別。因問曰。兵已行矣。可以言子所為乎。蕚曰。聞朝廷遣程千里將精兵十萬出崞口（崞口在洛州邯鄲縣西崞音郭山之口在太原府崞縣西南四十三里漢以此山名縣）討賊。賊據險拒之。不得前。（綱目削此但云執其守將）今當引兵先擊魏郡。執祿山所署太守袁知泰。納舊太守司馬垂使為西南主人。分兵開崞口。出千里之師。因討汲鄴以北至于幽陵（即幽州）郡縣之未下者。平

原清河帥諸同盟合兵十萬南臨孟津分兵循河據守要害制其北走之路計官軍東討者不下二十萬河南義兵西向者亦不減十萬公但當表朝廷堅壁勿戰不過月餘賊必有內潰相圖之變矣眞卿曰善會清河博平兵五千軍于堂邑西南袁知泰兵逆戰大敗遂克魏郡

分合得度

芑山氏曰使非蕚復爲書說眞卿則蕚策不果用魏郡不能拔矣眞卿不得已辭蕚徒曲狥衆意豈斷以成謀者哉

顏眞卿召賀蘭進明

唐天寶十五載、北海太守賀蘭進明亦起兵。眞卿以書召之併力、進明將步騎五千渡河、眞卿陳兵逆之、相揖哭于馬上哀動行伍進明屯平原城南眞卿每事咨之繇是軍權稍移於進明。眞卿不以爲嫌復以堂邑之功讓之、進明奏其狀、取舍任意、敕加進明河北招討使、進明攻信都郡、久之不克、參軍第五琦勸進明厚以金帛募勇士、乃克之、

（忠愛激發令勸賊者不然）

（賢者失策）

范氏曰。眞卿先進明起兵。又爲河北採訪使。進明

乃所部也。召與并力。咨其計畫可也。軍權稍移而復讓以堂邑之功則過矣。眞卿得非懲嘗山之敗乎。愚謂二公過猶不及。方杲卿送俘京師。張通幽請行以救宗族。杲卿若察其情。宜告之曰。君兄陷賊。君正應留此。協力破賊。乃可以自湔。今行未有益也。如此則姦謀沮矣。杲卿既失之。眞卿乃務下已以濟國。然進明未嘗有可咨之策。而以不情與之。未嘗預堂邑之戰。而以衆人之功歸之。不以李郭犄角。而進明是讓。眞卿忠義而功不就。蓋始乎

此。

芑山氏曰。軍權移於進明。不以爲嫌。幼子質於客奴。刱無所惜。眞卿可謂公爾忘私。范氏謂眞卿不當讓堂邑之功。其論自正。至云軍權不可移。進明不足咨。終是責備之辭。且亦惡知進明果無可咨之策。徒以史所不載。懸斷其無足與謀哉。

之策徒以支不可支。[illegible]
不足答。然是責備之辭。且亦惡知進明果無可答
當議堂邑之功。其論自正。至云軍權不可授進明
故於無所惜。真卿可謂公爾忘私。若夫謂真卿不
告由夫曰。軍權授於進明。不以爲嫌。幼于賀於客
此。
[illegible]

哥舒翰議復陝洛

唐天寶十五載、或說楊國忠曰、朝廷重兵、盡在哥舒翰手、翰若援旗西指于公、豈不危哉、國忠懼、募萬人屯灞上、令所親杜乾運將之、名爲禦賊、實備翰也、會有告賊將崔乾祐在陝兵弱無備、玄宗趣翰進兵復陝洛、翰奏曰、祿山豈肯無備、是必羸師以誘我、若往正墮其計、且賊遠來、利在速戰、官軍據險、利在堅守、況賊勢日蹙、將有內變、因而乘之、可不戰擒也、要在成功何必務速、今諸道徵兵未集、請且待之、郭子儀

此必賊間

輕

翰所言皆至

李光弼亦請引兵北取范陽覆其巢穴賊必內潰潼關大軍惟應固守以敝之不可輕敵國忠疑翰謀己（國忠趣翰出戰與秦檜召還、岳飛事異而情同、姦臣誤國往往如此、誤）言于上以賊方無備而翰逗留將失機會帝以爲然翰撫膺慟哭、引兵出關、遇賊于靈寶西原、官軍果大敗、

芑山氏曰、垂成之功、敗於國忠、非不能也、乃爲賊臣所撓、然當日李郭既知不可輕敵、方翰慟哭引兵出關、獨不能固爭、使國忠姦謀中沮乎、

李泌計取范陽

唐天寶十五載、肅宗（玄宗第三子諱亨初名嗣昇）問李泌曰、今敵（敵當作賊）強如此、何時可定、對曰。臣觀賊所獲子女金帛。皆輸之范陽。此豈有雄據四海之志耶。今獨虜將或爲之用。中國之人。惟高尚等數人。自餘皆脅從耳。以臣料之。不過二年。天下無寇矣。帝曰何故。對曰。賊之驍將。不過史思明安守忠田乾眞張忠志阿史那承慶等數人而已。今若令李光弼自太原出井陘郭子儀自馮翊入河東則思明忠志不敢離范陽常山守

忠乾眞不敢離長安是以兩軍縶其四將也從祿山者獨承慶耳願敕子儀勿取華陰使兩京之道常通陛下以所徵之兵軍于扶風與子儀光弼互出擊之彼救首則擊其尾救尾則擊其首使賊往來數千里疲于犇命我常以逸待勞賊至則避其鋒去則乘其敝不攻城不遏路來春復命建寧（建寧王名倓肅宗子）爲范陽節度大使竝（竝步浪反依也近也）塞北出與光弼南北犄角以取范陽覆其巢穴賊退則無所歸留則不獲安然後大軍四合而攻之必成擒矣上悅

也山氏曰。取范陽以覆巢穴。與李郭所見略同。

惟適氏曰。鄴侯計所以討賊者至矣。使肅宗信而行之。一舉而殲祿山思明。猶反掌耳。亡何爲張良娣李輔國所間。謀不獲用。至兩京再失。可勝恨哉。

卓菴氏曰。以逸待勞。兵家勝算。我得之足以疲敵。敵得之足以困我。其要在首尾相應。使敵嘗分。我嘗合。則其勢成矣。鄴侯謂以兩軍繫其四將。亦即首尾牽綴之法。繇鄴侯此說推之。賊未有不可滅者。豈獨郭李諸人之制祿山爲然哉。

[illegible]

郭子儀平河東

唐肅宗至德二載郭子儀以河東居兩京之間扼賊要衝得河東則兩京可圖時賊將崔乾祐守河東子儀潛遣人入河東與唐官陷賊者謀俟官軍至爲內應子儀引兵趣河東司戶韓旻等翻城迎官軍乾祐踰城得免發城北兵拒官軍子儀追擊之乾祐至安邑安邑人開門納之半入閉戶擊之盡殪乾祐未入自白逕嶺亡去遂平河東

芒山氏曰子儀當別具方略專恃唐官內應慮非

勝算疑史有闕文。

僕固懷恩計縛安守忠

唐至德二載郭子儀以回紇兵精勸肅宗益徵其兵以擊賊懷仁可汗遣其子葉護（回紇俗號太子曰葉護）將精兵四千餘人來至鳳翔廣平王俶將朔方等軍及回紇西域之衆十五萬諸軍俱發至長城西陳于香積寺北灃水之東李嗣業爲前軍郭子儀爲中軍王思禮爲後軍賊衆十萬陳于其北李歸仁（安祿山賊黨）出挑戰官軍逐之迫于其陳賊軍齊進官軍却爲賊所乘軍中驚亂李嗣業曰今日不以身餌賊軍中無孑遺矣

此○即○亡○地○能○存○之○法○而○致○身○之○義○在○

乃肉袒執刀立陳前大呼奮擊殺數十人陳乃稍定
其中非獨身先士卒
于是嗣業帥前軍各執長刀如牆而進身先士卒所
向摧靡都知兵馬使王難得救其裨將賊射之中眉
皮垂鄣目難得自拔箭掣去其皮血流被面前戰不
已賊伏精騎于陳東欲襲官軍之後偵者知之剿方
偵不可忽
左廂兵馬使僕固懷恩引回紇就擊之賊由是氣索
李嗣業又與回紇出賊陳後與大軍夾擊賊遂大潰
夾擊不可不奮非此則賊孰橫矣
餘衆走入城追夜囂聲不止僕固懷恩言于廣平王
俶曰賊棄城走矣請以三百騎追之縛取安守忠李

歸仁等俶曰、將軍戰亦疲矣、且休息、俟明旦圖之、懷恩曰、歸仁守忠、賊之驍將、驟勝而敗、此天賜我也、奈

懷恩○早見

何縱之、使復得衆、還爲我患、悔之無及、戰尚神速、何

專輒可也、何必多此、往復使賊滋蔓

明旦也、俶固止之、使還營、懷恩固請、往而復反、一夕四五起、遲明、諜至、守忠歸仁與張通儒田乾眞皆已遁矣、

芑山氏曰、守忠歸仁之遁、或專歸咎廣平王、以爲俶若用僕固懷恩策、則不假新店之戰、可以徑取東京、愚謂懷恩既知守忠等必不可縱、縱之必貽

後患卽不謀之廣平追而縛之可也奈何傲固止之我固請之坐失事機至此哉

李光弼至邙山

唐肅宗上元二年、或言洛中將士、史思明將士皆燕人久戍思歸、上下離心、急擊之可破、魚朝恩以爲信然、屢言之帝、敕李光弼等進取東京、光弼奏賊鋒尚鋭、未可輕進、僕固懷恩光弼將勇而愎、麾下皆蕃漢勁卒、恃功多不法、郭子儀寬厚曲容之、每用兵倚以集事、光弼一裁之以法、懷恩不悅、乃附朝恩言東都可取、繇（誤國）是中使相繼督光弼出師、（可嘗試乎）光弼不得已將兵會朝恩等攻洛陽、陳于邙山、邙音芒在河南洛陽縣北七十里光弼命依險

而陳懷恩陳于平原光弼曰依險則可進可退若陳平原戰而不利則盡矣思明不可忽也命移於險懷恩復止之史思明乘其未定薄之官軍大敗走保聞喜河陽懷州皆沒於賊朝廷聞之大懼益兵屯陝

芑山氏曰光弼既知思明不可忽方中使來督當力陳未可輕進之故迺不得已出師徒依險倖功卒致敗績朝恩等罪不容貸若光弼者爲羣小所制儻亦不學無術歟

郭子儀[illegible]吐蕃

唐代宗（肅宗長子諱豫初名俶）廣德元年、吐蕃入寇、邊將告急、程元振皆不以聞、吐蕃寇涇州、刺史高暉降之、爲之鄉導、引吐蕃深入、過邠州、上始聞之、至奉天武功、京師震駭、詔以雍王适爲關內元帥、郭子儀爲副元帥、出鎮咸陽以禦之、子儀閒廢日久、部曲離散、至是召募得二十騎而行、至咸陽、吐蕃帥吐谷渾党項氐羌二十餘萬衆、彌漫數十里、自司竹園度渭、循山而東、子儀使判官中書舍人王延昌入奏、請益兵、元振遏

之竟不召見渭北行營兵馬使呂月將將精卒二千
破吐蕃于盩厔之西吐蕃寇盩厔月將復與力戰兵
盡爲虜所擒上方治兵而吐蕃已度便橋倉猝不知
失援力竭故至此
所爲出幸陝州官吏藏竄六軍逃散郭子儀聞之遽
自咸陽歸長安比至車駕已去上纔出苑門度滻水
後世背君富國多類此
射生將王獻忠擁四百騎叛還長安脅豐王珙珙玄宗子
等十王西迎吐蕃遇子儀于開遠門內子儀叱之獻
忠下馬謂子儀曰今主上東遷社稷無主令公身爲
何獨默默使大義不明乎
元帥廢立在一言耳子儀未應珙越次言曰公何不

言子儀責讓之以兵援送行在車駕至華州官吏犇散將士凍餒會觀軍容使魚朝恩將神策軍自陝來迎上乃幸朝恩營（禍本在此）豐王珙見上于潼關上不之責退至幕中幕中有不遜語羣臣奏請追之賜珙死吐蕃入長安高暉與吐蕃大將馬重英等立故邠王守禮之孫承宏爲帝縱兵焚掠長安中蕭然一空苗晉卿病臥官家遣人輿入迫脅之晉卿閉口不言虜不敢殺上至陝百官稍有至者郭子儀引三十騎自御宿川（在長安城南）循山而東謂王延昌曰六軍逃潰多在商

州令速往收之并發武關防兵數日間北出藍田以綱目削此向長安吐蕃必遁過藍田遇元帥都虞侯臧希讓鳳翔節度使高昇得兵近千人子儀與延昌謀曰延昌可與謀潰兵至商州官吏必逃匿而人亂使延昌徑入商州撫諭之諸將方暴掠聞子儀至皆大喜聽命子儀恐吐蕃慎客追乘輿留軍七盤三日乃行比至商州軍勢稍振子恐至後世官軍不如此儀乃泣諭將士以共雪國恥取長安皆感激受約束子儀請太子賓客第五琦五琦在天寶中爲江淮租庸使加山南等道度支使綱目削此非是爲糧料使給軍食上恐吐蕃東出潼關徵子儀詣行

子儀表曰臣不收京城無以見陛下若出兵藍田
虜必不敢東向上許之鄜延節度判官段秀實說節
度使白孝德引兵赴難孝德即日大舉南趣京畿與
蒲陝商華合勢進擊吐蕃既立廣武王承宏欲掠城（非合勢不可）
中士女百官整衆歸國子儀使長孫全緒將二百騎
出藍田觀虜勢令第五琦攝京兆尹與之偕行又令
寶應軍使張知節將兵繼之全緒至韓公堆晝則擊（用聲）
鼓張旗幟夜則多然火以疑吐蕃前光祿卿殷仲卿
聚衆保藍田與全緒相表裏帥二百餘騎直度滻水

吐蕃懼百姓又紿之曰郭令公自商州將大軍至矣（令公威望如此）虜稍稍引去全緒又使射生將王甫（後是甫自稱京兆尹聚衆暴橫長安子儀召甫斬之）入城陰結少年數百夜擊鼓大呼于朱雀（先聲）街吐蕃惶駭悉衆遁去高暉聞之帥麾下三百餘騎東走至潼關守將李日越擒殺之詔以子儀爲西京留守白孝德與邠寧節度使張蘊琦將屯畿縣子儀召之入城京畿遂安吐蕃還圍鳳翔鎮西節度使馬璘赴難轉鬭至城下持滿外向突入城中不解甲戰虜引退曰此將軍不惜死宜避之遂去

或曰。肅宗寵李輔國。使父子夫婦。皆不相保。此代宗所切齒者也。廼復寵程元振。使掩蔽虜寇。抑遏奏請。幾亡社稷。向非子儀威望素著。不戰屈人。唐其能國乎。閹官之禍至此。而帝猶不悟。則亦末如之何也已。

芭山氏曰。收商州潰卒。令第五琦爲糧料使。皆當日要略。至不詰行在。倉猝中鎮定不移。戮力擊賊。無少遲疑。此尤深謀遠識。古大臣所難。謂汾陽徒威望屈人。非也。

卓菴氏曰兵法知彼知己百戰百勝子儀倉皇中能鎮定擊賊在兵出藍田虜不敢東向二語不然行在無人子儀之方寸能不亂乎觀遽自咸陽歸長安及留軍七盤三日可見○建中時朱泚逼奉天翟文秀欲留壁便橋韓游瓌直趣奉天事與子儀反其所以衛帝則一也又未可以鎮定失之

劉給事止幸河中

永泰元年僕固懷恩既死虜衆十萬至奉天京師始罷百高座講召郭子儀使屯涇陽帝下制親征魚朝恩請索城中括士民私馬令城中男子皆衣皂團結爲兵城門皆塞二開一士民大駭踰垣鑿竇而逃者甚衆吏不能禁朝恩欲奉代宗幸河中以避吐蕃恐羣臣議論不一一旦百官入朝立班久之閤門不開朝恩忽從禁軍十餘人操白刃而出宣言吐蕃數犯郊畿車駕欲幸河中何如公卿皆錯愕不知所對有

誤国

後世姦臣聞虜至倉卒脅天子棄宗廟社稷去併不畏公卿議論其罪又浮于魚朝恩矣

舉朝可謂無人

劉給事者獨出班抗聲曰勅使（唐人謂宦官爲勅使）反邪今屯軍如雲不戮力扞寇而遽欲脅天子棄宗廟社稷去非反而何（天幸）朝恩驚沮事遂寢會大雨旬日虜不能進大掠而去同華節度使周智光引兵邀擊破之遂北至鄜州殺刺史張麟焚坊州三千餘家十月復講經（可笑）吐蕃退至邠州

芭山氏曰微劉給事唐社危于累卵矣惜史失其名

顏眞卿請防壅蔽

唐代宗大曆元年、元載專權、恐奏事者攻訐其私、乃請自百官論事皆先白宰相然後奏聞、顏眞卿上疏

陋習古今同然

曰、諫官御史、陛下之耳目、今使論事者、先白宰相、是自掩其耳目也、太宗著司門式云、其無門籍人有急奏者、皆令門司與仗家引奏、無得關礙、所以防壅蔽也、李林甫爲相、深嫉言者、下情不通、卒成幸蜀之禍、凌夷至于今日、其所從來者漸矣、夫人主大開不諱之路、羣臣猶莫敢盡言、況今宰相大臣、裁而抑之、則

耳目掩則害及腹心

此法今日可行

陛下所聞見者不過三數人耳天下之士從此鉗口

三數人之說○又皆壅蔽主聽○何益于事○

結舌陛下見無復言者○以爲天下無事可論是林甫

暗○刺○元○載○

復起於今日也陛下儻不蚤寤漸成孤立後雖悔之亦無及矣元載以爲誹謗貶眞卿爲峽州别駕

芑山氏曰天寶中咸寧太守趙奉璋告李林甫罪未達林甫諷御史逮捕以爲妖言杖殺之宋太宗興國中盧多遜專政羣臣章奏必先白多遜然後敢通又必於閤門署狀云不敢妄陳利便希望恩榮嗟乎唐宋壅蔽之害如此况後世之爲林甫多

遙者。其壅蔽尤甚於此者哉。

惟適氏曰。宋興國元年。詔羣臣論列者。卽時引對。富弼曰。太宗求治之切。故有是詔。此言路所以無壅也。自後臣僚。非差遣合上殿者。不得對。亦有朝臣乞上殿敷奏邊事。踰月不得報。邊事尚拘常例。況它事乎。弼當日思復宋太宗引對舊制。因惓惓言之。然引對實與唐太宗司門式引奏同。善求治者。務盡下情。後世苟能追復此法。則壅蔽決矣。

元載密誅魚朝恩

唐代宗大曆五年、皇甫溫至京師、元載留之、未遣、因與溫及周皓密謀誅魚朝恩、既定計、載白上、上曰善圖之、勿反受禍、寒食上置酒宴貴近於禁中、載守中書省、宴罷、朝恩將還營、留之議事、因責其異圖、皓與左右縊殺之、外無知者、上下詔罷朝恩觀軍容等使、內侍監如故、詐云朝恩受詔乃自縊、以尸還其家、賜錢六百萬以塟、加劉希暹王駕鶴御史中丞、以慰安北軍之心、赦京畿繫囚、命盡釋朝恩黨與、且曰北軍

非法

皆附魚朝恩

○○○○○此○舉○合○事○機○

（使反側自安）

將士皆朕爪牙並宜仍舊朕今親御禁旅勿有憂懼

或曰太宗時內侍不置三品黃衣廩食止令守門傳命盡挈兵柄歸於將帥其法可以行久代宗不思脩復太宗舊制徒因仍自若養成唐室不救之禍此詒謀之所以不能無弊耳

芑山氏曰朝恩之專典禁兵皆代宗寵任所致不明正其罪而私與元載謀縊殺之又掩其實而加以厚賜謂春秋討賊之義何

李自良議築壘

唐代宗大曆十三年。吐蕃寇太原。押牙李自良曰。回紇精銳。難與爭鋒。不如築二壘於歸路。以兵戍之。虜至堅壁勿戰。彼師老自歸。乃出軍乘之。二壘扼其前

此策可以制奴寇

大軍蹙其後。無不捷矣。留後鮑防不從。逆戰。敗還。回紇縱兵大掠。代州都督張光晟擊破之于羊武谷。乃引去。

誤

芑山氏曰。自良策可行。鮑防中距不從。卒用戰敗。防罪實甚于自良何尤。

孫　余垣　余維樞　較正

古方略謀卷之四終

古方略謀卷之五

明

婺源　余懋衡　輯

袁州　張自烈　定

沈既濟議選舉

唐大曆十四年德宗（代宗長子諱适）初即位沈既濟（吳縣人）上選舉議曰選舉之法三科曰德也才也勞也然安行徐言非德也麗藻芳翰非才也累資積考非勞也今乃以此求天下之士固未盡矣臣謂五品以上及羣司長官宜令宰臣進敘吏部兵部得參議焉其六品

（今所謂才特麗藻芳翰耳皆不適用況迂腐舛繆并不可言麗藻乎）

以下。或僚佐之屬。許州府辟用。其或選用非公。則吏部兵部察而舉之。加以譴黜。則衆才咸得。而官無不治矣。今擇才於吏部。而試職於州郡。若才職不稱。責於刺史。則曰命官出於吏曹。不敢廢也。責於侍郎。則曰量書判資考（書取楷文遒美判取文理優長資謂資格考謂考限此唐選法也）而受之。不保其往也。責於令史。則曰按繇歷出入而行之。不知其他也。若牧守自用。則換一刺史則革矣。況今諸道諸使。自判官副將以下。皆使自擇。縱有情故。十猶七全。則辟吏之法。已試於今。但未及於州縣耳。

如兩部不明公何

胡氏曰。銓選年格之獘。天下皆以爲當革。而莫有行之者。豈皆知之不及歟。蓋以自不能無私。而度人之不能公也。自不能知人。而度人之不能知也。故寧付之成法。猶意乎拔十得五而已。縱未可盡格。如旣濟之論。亦可救其甚獘矣。雖然。世無不可革之獘。以周漢良法。崔亮裴光庭一朝廢之。則亮光庭所建。何難改之有。其本則繫乎人君有變民之意與否耳。

芑山氏曰。察舉譏黜行。而衆才可得。固也。然末世

競榮骩法。往往由私賂得官避罪。凡察舉譴黜之法。皆賄徑耳。況復有貪包苴。甘譴黜者。安在衆才集而廢官理哉。善用人者。必正其本而後可。

惟適氏曰。人主職在論相。相得其人。則官無曠職。古人或求諸夢卜。或揆之輿情。誠重其任也。苟徒使州府自辟。則狥私廢公。因緣爲姦。雖無推卸之嫌。必開朋比之禍。且惟賢知賢。又安知擇人者之皆端人良士哉。沈氏之說。亦有未盡。

楊炎議財歸左藏

唐舊制天子金帛皆貯於左藏太府四時上其數比部覈其出入及第五琦爲度支使奏盡貯於大盈內（此非良法此輩能處脂不潤乎）庫使宦官掌之天子亦以取給爲便繇是以天下公賦爲人君私藏有司不復得窺其多少殆二十年宦（大蠹）官蠶食蟠結根據牢不可動德宗初卽位楊炎曰財賦者國之大本生民之命重輕安危靡不繇之是以前世皆使重臣掌其事猶或耗亂不集今獨使中人出入盈虛大臣皆不得知政之蠹莫甚於此請出之

以歸有司度宮中歲用量數奉入如此然後可以爲
政上即日下詔從之

芑山氏曰宦官有不必掌內庫而其蠹食尤甚者官司有名爲朝廷守財徃徃巧肆侵漁私肥身家者況大臣交通內侍有司結納大臣率取諸此則是財賦雖歸有司苟失制御之道終不能無蠹終不可以爲政制御亡它在乎端本以寡欲訓廉以止貪炎之說尚有未詳耳

嚴郢議浚渠

唐德宗時楊炎奏用元載遺策城原州又欲發兩京關內丁夫浚豐州陵陽渠以興屯田帝遣中使詰涇原節度段秀實訪以利害秀實以爲今邊備尚虛未宜興事以召寇炎怒以爲沮己實置之散地徵秀實爲司農卿邠寧節度使李懷光兼四鎮北庭行營涇原節度使使移軍原州以四鎮北庭留後劉文喜爲別駕京兆尹嚴郢奏按朔方五城舊屯沃饒之地自喪亂以來人功不及因致荒廢十不耕一若力可墾闢不俟浚渠

今發兩京關輔人於豐州浚渠營田計所得不補所費而關輔之人不免流散是虛畿甸而無益軍儲也疏奏不報既而陵陽渠竟不成棄之

芑山氏曰。浚渠營田。良法也。舉非其時。則得不補費。炎不從郢議。可謂無見。

馬燧破田悅

唐德宗建中三年、河陽節度使李芃引兵迫衛州、田悅、悅魏博藩鎮與平盧李正巳各遣使詣成德節度使李寶臣之子惟岳謀勒兵拒命馬燧等諸軍屯於漳濱、悅遣其將王光進築月城以守長橋、諸軍不得度、燧以鐵鎖連車數百實以土囊塞其下流涉淺而度、時諸軍乏糧、悅等深壁不戰、燧命諸軍持十日糧進屯倉口與悅夾洹水而軍、李抱眞李芃曰、糧少而深入、何也、燧曰糧少則利速戰、今三鎮連兵不戰欲以老我師、我若分軍擊其左右、悅必救之

則我腹背受敵戰必不利故進軍迫悅所謂攻其所
必救也彼苟出戰必爲諸軍破之乃爲三橋踰洹水
日佯挑戰悅不出燧令諸軍夜半起食潛師循洹水
直趨魏州令曰賊至則止爲陳留百騎擊鼓鳴角於
營中仍抱薪持火俟諸軍畢發則止鼓角匿其旁伺
悅軍畢度焚其橋軍行十里所悅聞之帥淄青成德
步騎四萬踰橋掩其後乘風縱火鼓譟而進燧按兵
不動先除其前草莽百步爲戰場結陳以待之募勇
士五千餘人爲前列悅軍至火止氣衰燧縱兵擊之

從軍大敗神策昭義河陽軍小却見河東軍捷還鬬又破之追奔至三橋橋已焚悅軍亂赴水溺死不可勝紀悅收餘兵走魏州嬰城拒守

芑山氏曰燧之所以制田悅者皆前人已試之法特因敵雜出自知合變耳

陸贄條奏得失

唐德宗建中四年、李希烈寇襄城、詔發涇原等道兵救之、初上在東宮、聞監察御史陸贄（贄蘇州嘉興人）名、即位召爲翰林學士、數問以得失、時兩河用兵久不決、賦役日滋、贄以兵窮民困恐別生內變乃上奏其略曰

克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馭將之方在乎操得其柄。將非其人者。兵雖衆不足恃。操失其柄者。將雖材不爲用。將不能使兵。國不能馭將。非止費財翫寇之弊。亦有不戢自焚之災。今兩河淮西爲叛亂之帥者。獨

四五凶人而已尚恐其中或遭詿誤內蓄危疑蒼黃失圖勢不可止況其餘衆蓋竝脅從茍知全生豈顧爲惡又曰無紓目前之虞或興意外之變人者邦之本也財者人之心也其心傷則其本傷其本傷則枝

今天下傷心之事多矣

幹顛瘁矣又曰人搖不寧事變難測兵貴拙速不貴巧遲若不靖於本而務求於末則救之所爲乃禍之

今弊亦然

所起也又論關中形勢以爲王者蓄威以招德偏廢則危居重以馭輕倒持則悖王畿者四方之本也太宗列置府兵分隷禁衞大凡諸府八百餘所而在關

中者殆五百焉舉天下不敵關中則居重馭輕之意明矣承平漸久武備浸微雖府衛具存而卒乘罕習故祿山竊倒持之柄乘外重之資一舉滔天兩京不守尚賴西邊有兵諸牧有馬每州有糧故肅宗得以中興乾元（肅宗年號）之後繼有外虞悉師東討邊備既弛禁戎亦空吐蕃乘虛深入為寇故先皇帝莫與為禦避之東遊是皆失居重馭輕之權忘深根固柢之慮內寇則殽函失險外侵則汧渭為戎于斯之時雖有四方之師寧救一朝之患陛下追想及此豈不為之寒心

哉今朔方太原之衆遠在山東神策六軍之兵繼出關外儻有賊臣啗寇黠虜覘邊伺隙乘虛微犯亭障此愚臣所竊憂也未審陛下何以禦之側聞伐叛之初議者多易其事僉謂有征無戰役不踰時計兵未甚多度費未甚廣於事爲無擾於人爲不勞曾不料兵連禍拏變故難測日引月長漸乖始圖往歲爲天下所患咸謂除之則可致昇平者李正己李寶臣梁崇義田悅是也往歲爲國家所信咸謂任之則可除禍亂者朱滔李希烈是也既而正巳死李納繼之寶

臣云惟岳繼之崇義平希烈叛惟岳戮朱滔携然則往歲之所患者四去其三矣而患竟不衰往歲之所信者今則自叛矣而餘又難保是知立國之安危在勢任事之濟否在人勢苟安則異類同心也勢苟危則舟中敵國也陛下豈可不追鑒往事惟新令圖脩偏廢之柄以靖人復倒持之權以固國而乃孜孜汲汲極思勞神徇無已之求望難必之效乎今關輔之間徵發已甚宮苑之內備衛不全萬一將帥之中又如朱滔希烈或負固邊壘誘致豺狼或竊發郊畿驚

犯城闕此亦愚臣所竊爲憂者也○未審陛下復何以備之○陛下過聽愚計願追還神策六軍李晟等及節將子弟明敕涇隴邠寧但令嚴備封守仍云更不徵發使知各保安居又降德音罷京城及畿縣閒架等雜稅冀已輸者弭怨見處者獲寧人心不搖邦本自固○德宗不能用○

芑山氏曰徵發無益○騷動耗費○徙滋節鎮驕橫耳○絶其請援○令專意討賊○非宣公不能言○

韓游環拒朱泚

唐德宗建中四年、先是朱滔遺書泚、欲與同反、朱泚自將逼奉天、軍勢甚盛、邠寧留後韓游環、慶州刺史論惟明、監軍翟文秀、受詔將兵三千拒泚於便橋、與泚遇於醴泉、游環欲還趣奉天、文秀曰、我向奉天、賊亦隨至、此說似非是引賊以迫天子也、不若留壁於此、賊必不敢越我向奉天、若不顧而過、則與奉天夾攻之、夾攻大誤知彼游環曰、賊彊我弱、若賊分軍以綴我、直趣奉天、奉天兵亦弱、何夾攻之有、今急趣奉天所以衛天子也、且吾士卒饑寒、而賊多財、彼以利誘

吾卒。吾不能禁也。遂引兵入奉天。泚亦隨至。官軍出戰不利。泚兵爭門欲入。渾瑊與游環血戰竟日。門內有草車數乘。瑊使虞候高固帥甲士。以長刀斫賊。曳車塞門。縱火焚之。衆軍乘火擊賊。賊乃退。會夜。泚營於城東三里。擊柝張火。使西明寺僧法堅造攻具。毀佛寺爲梯衝。游環曰。寺材皆乾薪。但具火以待之。

芒山氏曰。韓游環所見深合兵要。賊勢方盛。死戰何益。故急趣奉天。尚能翼衞天子。若文秀留壁夾攻。徒螳臂當車而已。

渾瑊議據要地

唐德宗建中四年、朱泚犯奉天、靈武留後杜希全、鹽州刺史戴休顏、夏州刺史時常春、會渭北節度使李建徽、合兵萬人入援、將至奉天、上召將相議道所從出、渾瑊曰漢谷道險狹恐爲賊所邀不若自乾陵北過附柏城而行營於城東北雞子堆與城中犄角相應且分賊勢盧杞曰、漢谷道近若爲賊所邀、則城中出兵應接可也儻出乾陵、恐驚陵寢、高宗陵墓在西安府乾州西北五里梁山瑊曰自泚攻城斬乾陵松柏以夜繼晝其驚多

矣。今城中危急。諸道救兵未至。惟希全等來。所繫非輕。若得營據要地。則泚可破也。杞曰。陛下行師。豈比道賊。若令希全等過之。是自驚陵寢。上乃命希全等（用盧杞策大謬）自漢谷進。希全等軍至漢谷。果爲賊所邀（如城所料）。死傷甚衆。城中出兵應接。爲賊所敗。是夕。四軍潰退。保邠州。泚閱其輜重於城下。從官相視失色。泚攻城益急。穿塹環之。泚移帳於乾陵。下視城中動靜。皆見之。時遣使環城招誘士民。笑其不識天命。

范氏曰。人君聽言。以事驗之。則忠邪賢不肖見矣。

姜公輔策朱泚必反蕭復言鳳翔必亂何其明也盧杞以百口保泚而泚反請遣大臣宣慰而吳溆没又誤援軍奉天益危謀國乖戾如此德宗雖以公輔與復爲相不旋踵而疎斥之杞則至死猶以爲賢自古臨禍不悟鮮有如德宗者也

芑山氏曰渾瑊非忽乾陵恐奉天既危禍不獨驚乾陵而止此可謂知緩急者德宗卒誤用杞策何哉

李晟等入援奉天

唐德宗建中四年、神策河北行營節度使李晟疾愈、聞上幸奉天、（朱泚反據長安）帥衆將奔命、張孝忠迫於朱滔、（此、亦受質之意）王武俊、倚晟爲援、不欲晟行、數沮止之、晟乃留其子憑使娶孝忠女爲婦、又解玉帶（示賂）賂孝忠親信使說之、孝忠乃聽晟西歸、遣大將楊榮國將鋭兵六百與晟（近日勤王不如此）俱、晟引兵出飛狐道、晝夜兼行、至代州、時朱泚圍奉天經月、城中糧食俱盡、上召公卿將吏謂曰、朕自陷（闇懦至此）危亡、公輩宜早降、以救室家、羣臣皆期盡死力、上之

幸奉天也。糧料使崔縱勸李懷光入援。懷光從之。縱悉歛軍資與懷光偕來。懷光晝夜倍道至河中。力疲。休兵三日。河中尹李齊運傾力犒宴。軍尚欲遷延。崔縱先輦貨財渡河。謂衆曰。至河西悉以分賜。衆利之。西屯蒲城。有衆五萬。

芭山氏曰。晟非解帶賂使。則西歸不速。縱非輦貨渡河。則士卒不行。嗟乎。貨賂一也。以行私則喪廉。以殉國則成功。顧用之何如耳。

陸贄言當今切務

唐德宗建中四年、上問陸贄以當今切務、贄上疏曰、

（古今治要在此非獨唐爲然）

當今急務在於審察羣情而已矣羣情之所甚欲者○

（先字不可忽國家得失只爭先後著）

陛下先行之所甚惡者陛下先去之欲惡與天下同而天下不歸者○未之有也○理亂之本○繫於人心○況當變故危疑之際乎○頃中外意乖○君臣道隔○郡國之志○不達於朝廷○朝廷之誠○不升於軒陛○上澤闕於下布○下情壅於上聞○實事不知○知事不實○此羣情之所甚惡也○夫總天下之智以助聰明○順天下之心以施教

令。則君臣同志。何有不從。遠邇歸心。孰與爲亂。疏奏旬日、無所施行、上乃遣中使諭之曰、朕本性甚好推（自矜）誠、亦能納諫、將謂君臣一體、全不隄防緣推誠信不（豈誠、信反致患乎）疑、所以反致患害諫官論事例自矜衒、歸過於朕、以（此等諫官、亦有過）自取名、又多雷同、道聽塗說、試加質問遽即辭窮、所以近來不多對人、非倦於接納也、贄以書對曰。天不以地有惡木而廢發生。天子不以時有小人而廢聽納。且一不誠。則心莫之保。一不信。則言莫之行。陛下所謂失於誠信。以致患害者。斯言過矣。夫馭之以智

則人詐示之以疑則人偷上行之則下從上施之則下報若誠不盡於已而望盡於人衆必怠而不從矣不誠於前而曰誠於後衆必疑而不信矣是知誠信之道不可斯須而去身願陛下慎守而力行之非所以爲悔也夫仲虺贊揚成湯不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吉甫歌誦周宣不美其無闕而美其補闕是則聖人惟以改過爲能不以無過爲貴蓋以爲智者改過而遷善愚者恥過而遂非遷善則其德日新遂非則其惡彌積也諫官不密信非忠厚其於聖德固亦無

虧陛下若納諫不違則傳之適足增美陛下若違諫不納又安得禁之勿傳夫佞言無驗不必用質言當理不必違辭拙而效速者不必愚言甘而利重者不必智考之以實處之以終其用無它惟善所在衆多之議足見人情必有可行亦有可畏恐不宜一槩輕侮莫之省納且陛下雖窮其辭而未窮其理能服其口而未服其心也夫上好勝必甘於佞辭上恥過必忌於直諫如是則下之諂諛者順旨而忠實之語不聞矣上騁辯必勦說而折人以言上炫明必臆度而

虞人以詐如是則下之顧望者自便而切磨之辭不盡矣上厲威必不能降情以接物上恣愎必不能引咎以受規如是則下之畏懦者避辜而情理之說不申矣上情不通於下則人惑而不從其令下情不通於上則君疑而不納其誠誠而不見納則應之以悖令而不見從則加之以刑下悖上刑不敗何待故諫者多表我之能好諫者直示我之能賢諫者之狂誣明我之能恕諫者之漏泄彰我之能從有一於斯皆爲盛德諫者有爵賞之利君亦有理安之利諫者得

獻替之名君亦得采納之名然猶諫者有失中而君

德宗好○名故以名予之此○爲中主言耳

無不美惟恐讜言之不切。天下之不聞。如此則納諫之德光矣。上頗采用其言。

芑山氏曰。偏聽愎諫。亂亡此始。故宣公激切言之。史稱德宗頗采用其言。觀德宗所爲。信任姦邪。卒致再竄。亦未見實采用也。

陸贄論改過行善

唐德宗興元元年春正月大赦、陸贄言於上曰、昔成湯以罪己勃興、楚昭以善言復國。陛下誠能不吝改過以謝天下、使書詔之辭無所避忌、則反側之徒革心向化矣。上然之。會術者言國家厄運、宜有變更、羣臣請更加尊號、上以問贄、贄曰、尊號之興、本非古制。行於安泰之日、已累謙冲。襲乎喪亂之時、尤傷事體。必也俯稽術數、須有變更。與其增美稱而失人心。不若黜舊號以祗天戒。上納其言。又以中書所撰赦文

當本諸誠。非獨書詔。無避忌而已。

示贊贊曰動人以言所感已淺言又不切人誰肯懷
今茲德音悔過之意不得不深引咎之辭不得不盡
洗刷疵垢宣揚鬱湮使人人各得所欲則何有不附
者乎然知過非難改過爲難言善非難行善爲難假
就赦文推進一層求脩德治民定地
使赦文至精止於知過言善猶願聖慮更思所難上
然之乃下制曰致理興化必在推誠忘已濟人不吝
改過小子長於深宮之中暗於經國之務積習易溺
居安忘危不知稼穡之艱難不恤征戍之勞苦澤靡
下究情未上通事既壅隔人懷疑阻繇昧省已遂用

與戎遠近騷然衆庶勞止天譴於上而朕不悟人怨
於下而朕不知馴致亂階變興都邑萬品失序九廟
震驚上累祖宗下負烝庶痛心靦貌罪實在予李希
烈田悅王武俊李納等咸以勛舊各守藩維朕撫御
乖方致其疑懼皆繇上失其道下罹其災朕實不君
人則何罪宜并所管將吏等一切待之如初朱滔雖
緣朱泚連坐路遠必不同謀念其舊勳務在弘貸如
能效順亦與維新朱泚反易天常盜竊名器暴犯陵
寢所不忍言獲罪祖宗朕不敢赦其脅從將吏百姓

等官軍未到以前並從赦例赴奉天及收京城將士並賜名奉天定難功臣其加墊陌錢稅間架竹木茶漆榷鐵之類悉宜停罷

芑山氏曰德宗有罪已之文無改過之實論者見王武俊田悅李納諸人皆去王號上表謝罪以爲此赦書之效嗟乎一赦文耳輒云有效豈空言足治天下哉況武俊等亦謝罪而希烈懷光復叛惡在其爲效邪

陸贄諫瓊林大盈

唐德宗興元元年於行宮廡下貯諸道貢獻之物榜曰瓊林大盈庫陸贄諫曰天子以四海爲家何必撓廢公方崇聚私貨效匹夫之藏以誘姦聚怨乎且頃者六師初降百物無儲殆將五旬死傷相枕畢命同力竟夷大艱良以陛下不厚其身不私其欲絕甘輟食以啗功勞無猛制而人不携懷所感也無厚賞而人不怨悉所無也今攻圍已解衣食已豐而謠讟方興軍情稍阻豈不以患難既與之同憂安樂不與之

同利乎誠能近想重圍之殷憂追戒平居之專欲凡在二庫貨賄盡令出賜有功每獲珍華先給軍實如此則亂必靖賊必平徐駕六龍旋復都邑是乃散小儲而成大儲損小寳而固大寳也上卽命去其榜

芑山氏曰聚錢私藏桓靈覆轍宋太宗置封椿庫以備軍旅飢饉後世猶譏之德宗惟貨是黷雖宣公力請出二庫貨財給軍帝卒不悟徒去榜而不散積則是擁好貨之實辭專欲之名而縱兩已豈眞能納諫哉

陸贄論諫爭非指過

唐德宗興元元年、上長女唐安公主薨、欲爲造塔厚葬之、姜公輔表諫以爲山南非久安之地、且宜儉薄以副軍須之急、上謂陸贄曰、造塔小費、非宰相所宜論、公輔欲指朕過、自求名耳、贄上奏曰、凡論事者當問理之是非、豈計事之大小、故唐虞之際、主聖臣賢慮事之微、日至萬數、則微不可不重也、如此陛下安可忽而勿念乎、若謂諫爭爲指過、則剖心之主、不宜見罪於哲王、以諫爭爲取名、則匪躬之臣、不應垂訓

於聖典假有意將指過諫以取名但能聞善而遷見
此進言之法聽直排擊者皆非
諫不逆則所指者適足以彰陛下莫大之善所取者
適足以資陛下無疆之休因而利焉所獲多矣儻或
怒其指過而不改則陛下招惡直之譏黜其取名而
不容則陛下被違諫之謗果而行之所失大矣上意
猶怒罷公輔爲左庶子

邑山氏曰計及軍須公輔蓋孜孜爲國者德宗以
[illegible]所宜論其飾非拒諫可知雖然公忠如贄尚
遺貶斥況公輔哉

陸贄規畫進取

唐德宗興元元年、吐蕃既破韓旻等（旻朱泚將）大掠而去。朱泚使田希鑒厚以金帛賂之、吐蕃受之、韓游瓌以聞、渾瑊又奏尚結贊（吐蕃相）屢遣人約刻日共取長安、既而不至、聞其衆今春大疫、近已引兵去、上欲倚吐蕃復京城、聞其去、甚憂之、以問陸贄、贄以爲吐蕃貪狡。有害無益。得其引去。實可欣賀。上奏曰。吐蕃遷延顧望。反覆多端。深入郊畿。陰受賊使。致令羣帥進退憂虞。欲捨之獨前。則慮其懷怨乘躡。欲待之合勢。則

苦其失信稽延戎若未歸寇終不滅將帥意陛下不見信任且患蕃戎之奪其功士卒恐陛下不習舊勞尤畏蕃戎之專其利賊黨懼蕃戎之勝不死則悉為之禽百姓畏蕃戎之來有財必盡為所掠是以順於王化者其心不得不殆陷於寇境者其勢不得不堅今懷光別保蒲絳吐蕃遠避封疆形勢既分腹背無患瑊晟諸帥才力得伸但願陛下慎於撫接勤於砥礪中興大業旬月可期不宜眷眷犬羊之羣以失將士之情也上曰卿言甚善然瑊晟諸軍當議規畫令

其進取卿宜審細條疏以聞贊以爲賢君選將委任

不獨將將爲然任相亦如此

責成故能有功況今秦梁千里兵勢無常遥爲規畫未必合宜彼違命則失君威從命則害軍事進退羈礙難以成功不若假以便宜之權待以殊常之賞則將帥感悅智勇得伸矣乃上奏其略曰鋒鏑交於原野而決擇於九重之中機會變於斯須而定計於千里之外用捨相礙臧否皆凶上有掣肘之譏下無死綏之志又曰傳文與指實不同懸算與臨事有異設使其中有肆情干命者陛下能於此時戮其違詔之

罪乎。是則違命者既不果行罰。從命者又未必合宜。徒費空言。祇勞睿慮。匪惟無益。其損實多。又曰。君上之權。特異臣下。惟不自用。乃能用人。惟陛下圖之。

芑山氏曰。如贄所論。吐蕃形勢。益嘆前此失策。委任責成。國家用人皆然。　本朝陳仁錫專就將將言。非也。

孫　余垣
　　余維樞　較正

古方略謀卷之五終

古方略謀卷之六

婺源　余楙衡　輯
明　袁州　張自烈　定

李泌議棄兩鎮

唐德宗時初發吐蕃討朱泚許成功以安西北庭之誤地與之及泚誅吐蕃來求地上欲召兩鎮節度使郭昕李元忠還朝以其地與之李泌曰安西北庭人性驍悍控制西域五十七國及十姓突厥又分吐蕃之勢使不能併兵東侵奈何拱手與之且兩鎮之人勢

孤地遠盡忠竭力爲國家固守。近二十年。誠可哀憐。一旦棄之戎狄。彼必深怨中國。它日從吐蕃入寇如報私讎矣。況日者吐蕃觀望不進。陰持兩端。大掠武功。武功縣名受賂而去。何功之有。衆議亦以爲然。上遂不與。

芭山氏曰。吐蕃挾功求地。泌獨深著其罪。以明吐蕃之無功。觀望不進數語。雖正告吐蕃。吐蕃自當心折。無功而割地與之。豈不爲夷狄所笑。泌議甚正。

卓菴氏曰。許而背之。在德宗不能無過。然古人致身復言。爲一已之信耳。安西北庭。關係匪細。顧可修小信于目前。而貽鉅禍于無窮哉。鄴侯力持不與。可謂見其大者。然必明其無功。方有詞于吐蕃。不然。以中國而失信于夷虜。王言之謂何。其失則在不能肅清蕭墻。以內難而藉外援。致此蓄縮也。可不慎與。

袁高議盧杞不可復用

唐德宗貞元元年、新州司馬盧杞遇赦移吉州長史、杞先是爲相謂人曰吾必再入、未幾上果用爲饒州刺史、給事中袁高應草制、執以白盧翰劉從一曰盧杞作相、致鑾輿播遷。海內瘡痍。奈何遽遷大郡。願相公執奏。翰等不從、更命它舍人草制、它猶別也唐制中書舍人六員正五品上掌侍進奏參議表章凡詔旨制敕璽書冊命皆起草進書既下則著行制出高執之不下且奏宋李沆對使焚詔同此杞極惡窮凶何可復用上不聽補闕陳京趙需等上疏曰杞三年擅權百揆失敘天地神祇所知華夏蠻

猶同棄。儻加巨姦之寵。必失萬姓之心。袁高復於正牙牙與衙通天子居曰衙行曰駕正牙正朝也論奏。上曰、杞已再更赦、高曰。赦者止原其罪不可爲刺史陳京等亦爭之不已。曰。杞之執政。百官嘗如兵在其頸。今復用之。則姦黨皆唾掌而起。上大怒、左右辟易、諫者稍却、京顧曰、趙需等勿退此國大事當以死爭之後世人臣當國家大事不能以去就爭況以死爭乎上怒稍解上謂宰相與杞小州刺史可乎、李勉曰陛下欲與之、雖大州亦可、如天下失望何、以杞爲澧州別駕、使謂袁高曰、朕徐思卿言、誠爲至當、又謂李泌曰、朕已可袁高所

奏泌曰累日外人竊議比陛下於桓靈今承德音乃
雖擬非其倫然寓諫術
堯舜之不逮也上悅杞竟卒於澧州

胡氏曰德宗非能從諫者至是勉強而從其美不可掩矣李泌將順之言是也而以爲堯舜不逮則失言矣若曰乃知陛下可與爲堯舜則可爾

芑山氏曰爭盧杞不可復用者非一人而高與京之力爲多制出而不執之不下諫者却而不以死爭之則帝意未可回安知杞不復誤天下哉

卓菴氏曰杞不再相所謂人定勝天者漢成帝心

疑王氏。親以吏民所言。質之安昌侯張禹。使禹能爲袁高陳京。漢安有新莽之禍哉。故治亂雖云有數。而致天下之治亂者。則存乎其人而已。讀此悵然。

李泌遣達奚抱暉

唐德宗貞元元年、陝虢都兵馬使達奚（代北複姓本東胡種）抱暉、鴆殺節度使張勸、代總軍務、邀求旌節、且陰召李懷光將達奚小俊爲援、上謂李泌曰、若蒲陝連衡、則猝不可制、且抱暉據陝、則水陸之運皆絕、不得不煩卿一往、以泌爲陝虢都防禦水陸運使、上欲以神策軍送泌之官、對曰。陝城三面懸絕。攻之未可以歲月下。臣請以單騎入之。上曰、單騎如何可入、對曰。陝城之人。不貫逆命。此特抱暉爲惡耳。若以大兵臨之。彼

閉壁定矣。臣今單騎抵其近郊。彼舉大兵則非敵。若遣小較來殺臣。未必不更爲臣用也且令河東全軍屯安邑馬燧入朝願敕燧與臣同辭偕行使陝人欲加害於臣則畏河東移軍討之此亦一勢也（綱曰制此二句非是）上曰寧（有備）失陝州不可失卿當更使宅人往對曰。宅人必不能入今事變之初衆心未定故可出其不意奪其姦謀宅人猶豫遷延彼既成謀則不得前矣上許之。泌見陝州進奏官。及將吏在長安者語之曰。主上以陝虢饑故不授泌節而領運使欲令督江淮米以賑之耳

陝州行營在夏縣。若抱暉可用，當使將之；有功則賜旌節矣。抱暉覘者馳告之，抱暉稍自安。泌具以語白（不必急白上，俟事定）上（可也。自上恐漏）。上曰：欲使其士卒思米，抱暉思節，必不害臣矣。上曰：善。泌與馬燧俱辭行，加泌陝虢觀察使。泌出潼關，因疾驅而前。抱暉不使將佐出迎，惟偵者相繼。泌宿曲沃，將佐不俟抱暉命來迎（內變）。泌笑曰：吾事濟矣（不必笑，安容）。去城十五里，抱暉亦出謁。泌稱其攝事保完城隍之功（誑之，使不爲亂），曰：軍中煩言不足介意，公等職事皆安堵如故。抱暉出而喜。泌既入城，視事，賓佐有請屏人白事者。泌曰：易帥

之際軍中煩言乃其嘗理泌到自安貼不願聞也繇是反側皆自安泌但索簿書治糧儲明日召抱暉至（此處整暇今抱暉不覺）宅語之曰吾非愛爾而不誅恐自今有危疑之地朝廷所命將帥皆不能入故匄爾餘生爾爲齋版幣祭前使愼無入關（非法）自擇安處潛來取家保無它也抱暉遂亡命（非法）不知所之

芭山氏曰抱暉既殺節度張勸宜繩之以法泌獨聽其亡命不知所之必逆度抱暉不能別生異圖故不加誅耳不然豈有縱逆叛於境外養虎自遺

豈哉雖然若過無大罪疑惟輕泌安得遽令抱暉自撑安處與無罪同邪宋天禧中有二人犯罪法當死真宗惻然曰此等安知法殺之則不忍捨之則無以厲衆乃使人持去笞而遣之以斬訖奏按真宗此舉與太宗縱囚一轍視泌縱抱暉皆大同小異皆不可爲恒法

又曰本朝于慎行云此與李晟誅田希鑒同二公以片語之威戡定大難易於反掌晟久爲大將其兵威權力希鑒所知無足逃死宜也泌以一使

之任。入不測之軍。斥逐驍將。如此小兒。不亦難哉。愚謂抱暉果爲驍將。能保亡命之後。不更伺釁思逞乎。泌安得復縶其手足乎。不可赦則立置之死。可赦則制之爲吾用。未有姑聽其擇便自安者也。後世弗察。欲用此法以禦姦雄。禍將有不可測者。于氏特未詳思之耳。

陸贄諫罷討淮西

唐德宗貞元元年馬燧取長春宮遂及諸軍平河中李懷光縊死加馬燧兼侍中上問陸贄今復有何事宜區處者贄以河中既平慮必有希旨生事之人請乘勝討淮西（李希烈）者李希烈必誘諭其所部及新附諸帥曰奉天息兵之旨乃因窘急而言朝廷稍安必復誅伐如此則四方負罪者孰不自疑河朔青齊固當響應兵連禍結賦役繁興建中之憂（指朱泚懷光等叛亂）行將復起乃上奏曰陛下悔過降號聞者流涕故諸將

效死。叛夫請罪。逆洪懷光。相繼梟殄。曩以百萬之師而力殫。今以咫尺之詔而化洽。是則聖王之敷理道。服暴人任德而不任兵明矣。羣師之悖臣禮拒天誅。圖活而不圖王。又明矣。蓋施安以及物者。乃自安之術。若擠彼於死地而求此之久安。從古及今未之有也。今叛帥革面。復脩臣禮。然其深言密議。固亦未盡坦然。必當聚心而謀。傾耳而聽。觀陛下所行之事。考陛下所誓之言。若言與事符。則遷善之心漸固。儻事與言背。則慮禍之態復回。所宜布恤人之惠。以濟威

○專任德亦不可

○切○中○情○理○時○勢○

乘滅賊之威以行惠臣所未敢保者惟希烈耳想其私心非不追悔但以猖狂失計已竊大名雖荷陛下全宥之恩不能不自覥於天地之間耳縱未順命斯爲獨夫內則無辭以起兵外則無類以求助陛下但赦諸鎮各司封疆彼既氣奪算窮是乃狴牢之類不有人禍則當鬼誅古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者斯之謂歟

此言過甚使鬼誅可恃朝廷不須討賊

詔以李懷光嘗有功宥其一男歸其屍使收葬

覓衄懷光非惟報功且安四方反側

諸道與淮西連接者非彼侵軼不須進討李希烈若降當待以不死自餘一無所問

芑山氏曰。不討希烈。與不代楚琳節度。同一機計。非僅休兵息民。恐激之爲變耳。未幾淮西將陳僊奇使醫毒殺希烈。屠其家。舉衆來降。果不踰贄所料。何必更煩進討哉。

李泌請勿害功臣

唐德宗貞元三年，以李泌同平章事。李泌初視事，與李晟、馬燧、柳渾俱入見。上謂泌曰：卿昔在靈武，已應爲此官，卿自退讓。朕今用卿，欲與卿有約，卿慎勿報仇。有恩者，朕當爲卿報之。*以私心度泌，主臣不相知如此*

對曰：臣素奉道，不與人爲仇。李國輔、元載皆害臣者，今自斃矣。素所善及有恩者，率已顯達，或多零落，臣無可報也。上曰：雖然，有小恩者，亦當報之。*失体*

對曰：臣今日亦願與陛下爲約，可也。上曰：何不可。泌曰：願陛下勿害功臣。臣受陛下厚恩

固無形迹。李晟馬燧有大功於國。聞有譏之者。雖陛下必不聽。然臣今日對二人言之。欲其不自疑耳。陛下萬一害之。則宿衛之士。方鎮之臣。無不憤惋反側。恐中外之變復生也。人臣苟蒙人主愛信則幸矣。官於何有。臣在靈武之日。未嘗有官。而將相皆受臣指畫。陛下以李懷光為太尉。而懷光愈懼。遂至於叛。此皆陛下所親見也。今晟燧富貴已足。苟陛下坦然待之。使其自保無虞。國家有事。則出從征伐。無事則入奉朝請。何樂如之。故臣願陛下勿以二臣功大而忌

善立言微寓悟主

之術綱目不宜削此

勢禁

為晟燧地即自為地

之○二臣勿以位高而自疑○則天下永無事矣○上以爲然○晟燧皆起泣謝上因謂泌曰自今凡軍旅糧儲事德○宗性猜忌雖●親信如泌欲●分其權上卿主之吏禮委延賞刑法委渾●延賞●不可用○○泌曰不可陛下不以臣不才○使待罪宰相宰相之職不可分也非如給事○○○○○○○則有吏過兵過○吏兵二部奏選文武職官皆過門下有違失則駁正○○○○○○○舍人則有六押○舍人六員佐宰相判案分押六司故云至於宰相天下之事咸共平章若各有所主是乃有司非宰相也○貞○元○九○年○詔○宰○相○迭○秉○筆○以○處○政○事○尤非良●法上笑曰朕適失辭●卿言是也●

芑山氏曰○甚矣鄴侯之善補主過也○本不欲德宗

聽讒說。害功臣。姑婉其辭曰。雖陛下必不聽。今日對二人言。欲其不自疑耳。外雖求釋功臣之疑而。內實以消主心之忌。陽予人主以不聽讒之名。而陰奪其萬一害功臣之實。此其所以雖昏必悟。雖暴必容耳。後世人臣。徒觸忌諱。自謂能面折廷諍。何益哉。

李泌請復州縣官

唐德宗貞元三年、李泌請復所減州縣官。上曰、置吏（雖名爲復官、其實裁減甚多）以爲人也、今戶口減於承平之時、而吏員更增可乎、對曰、今戶口雖減、而事多於承平且十倍、故吏不得不增。且所減皆有職事、而冗官不減。（冗官必巧宦多扶不僵者）此所以爲未當也。至德（肅宗年號）以來、置額外官、敵正官三分之一。若聽使計日得資、然後停加兩選、授同類正員官、如此、則（此又冗減者）不惟不怨、兼使之喜矣。又請諸王未出閤者不除府官。上皆從之。

芭山氏曰。各官有職事而無勞績。徒竊祿尸位。皆謂之冗官。泌又當別有處分。德宗用宰相張延賞議。省州縣官。收其祿以給將士。新除官千五百人。當減者千餘人。怨嗟盈路。是時但知省官。而不計應省與不應省。爲職事留餘地。泌之請復。非廣設冗員。求任事得人耳。

惟適氏曰。懿宗時。王式討裘甫。以多兵滅賊爲省費。泌以復官分職爲省官。皆因時損益。圖實效而不受虛名。後世不知變計者反是。

李泌諫立舒王

唐德宗貞元三年、幽部國大長公主、流李昇於嶺南、公主、肅宗女也、適蕭升、女爲太子妃、恩禮甚厚、宗戚皆疾之、主素不謹、李昇等數人出入其第、或告主淫亂、且爲厭禱、上大怒、幽之禁中、流昇等嶺表、切責太子、太子懼、請與妃離昏、上召李泌告之、且曰、舒王（舒州名王德宗之侄名誼）近已長立、孝友溫仁、泌曰、陛下惟有一子、奈何欲廢之而立侄、且陛下所生之子猶疑之何有於侄、舒王雖孝、自今陛下宜努力、勿復望其孝矣、上

曰卿不憂家族乎對曰臣惟憂家族故不敢不盡言若畏陛下盛怒而爲曲從陛下明日悔之必尤臣云吾獨任爾爲相不力諫使至此必復殺而子臣老矣

借事諷諫微似滑稽

餘年不足惜若冤殺臣子使臣以侄爲嗣臣未知得歆其祀乎因嗚咽流涕上亦泣曰事已如此奈何對曰此大事願陛下審圖之自古父子相疑未有不亡國者且陛下不記建寧之事乎上曰建寧叔實冤肅宗性急故耳泌曰臣昔爲此故辭歸誓不近天子左右不幸今日復爲陛下相又覩茲事且其時先帝嘗

懷危懼臣臨辭日因誦黃臺瓜辭肅宗乃悔而泣上意稍解乃曰貞觀開元皆易太子何故不亡對曰承乾謀反事覺太宗使其舅與朝臣數十人鞫之事狀顯白然當時言者猶云願陛下不失爲慈父使太子得終天年太宗從之幷廢魏王泰且陛下旣知肅宗急而建寧寃則願陛下深戒其失從容三日究其端緒必釋然知太子之無他矣若果有其迹願陛下如貞觀之法幷廢舒王而立皇孫則百代之後有天下者猶陛下子孫也至於武惠妃譖太子瑛兄弟殺之

海內寃憤乃百代所當戒此又可法乎且太子居少陽院未嘗接外人預外事安得有異謀彼譖人者巧詐百端雖有手書如晉愍懷衷甲如太子瑛猶未可信況但以妻母爲累乎幸賴陛下語臣臣敢以家族

自明○今○日○諫○立○舒○王○皆○本○忠○愛○蓋○見○太○子○不○當○廢○

保太子鄉使楊素許敬宗李林甫之徒承此旨已就舒王圖定策之功矣上曰此朕家事何預於卿而力

庸主

爭如此對曰天子以四海爲家臣今獨任宰相之責

○後世宰相○全軀坐視者比比○

四海之內一物失所責歸於臣況坐視太子寃橫而不言臣罪大矣上曰爲卿遷延至明日思之泌抽笏

叩頭泣曰如此臣知陛下父子慈孝如初矣然願陛

斷截他廢太子

下還宮當自審思勿露此意於左右露之則彼皆樹

寄

與父言慈

功於舒王太子危矣上曰曉卿意太子遣人謝泌曰若必不可救欲先自仰藥如何泌曰必無此慮願太

與子言孝

子起敬起孝苟泌身不存則事不可知耳間一日上開延英殿獨召泌流涕曰非卿切言朕今日悔無及矣太子仁孝實無他也自今軍國及朕家事皆當謀於卿矣泌拜賀因曰臣報國畢矣驚悸亡魂不可復用願乞骸骨上慰喻不許

芭山氏曰泌之所以告德宗者不專切之以理而婉悟之以情故其言感動甚深卒令父子如初使臣以侄爲嗣未知得歆其祀及有天下猶陛下子孫等語與狄仁傑未聞侄爲天子祔姑於廟之說大同小異泌之爲是言也其亦有所本與○按建寧王肅宗之子名倓李輔國譖之賜死黃臺瓜辭見肅宗至德二載承乾太宗太子名後廢爲庶人晉愍懷惠帝太子名遹賈后謀欲廢之賜酒逼飲醉迷以紙筆使書不軌之詞后以語帝免爲庶人

後進讒愍懷。衷甲如太子瑛。唐玄宗時駙馬都尉楊洄構太子瑛。鄂王瑤。光王琚。與妃兄薛鏽有異謀。武惠妃使人詭召太子二王曰。宮中有賊。請戒以兵入。太子從之。妃白帝曰。太子二王謀反。甲而來。帝使中人視之如言。遽召宰相李林甫議。荅曰陛下家事。非臣所宜預。帝意決。乃召廢爲庶人。尋被害。天下寃之。楊素隋文帝時。謀廢太子勇。許敬宗唐高宗時謀廢太子忠。

許回紇和親

唐德宗貞元三年、回紇合骨咄祿可汗求和親、上未之許、會邊將告乏馬、李泌言於上曰、臣有愚策、可使馬賤十倍、上問之、對曰、願陛下推至公之心、屈己徇人、爲社稷計、臣乃敢言、上曰、何故、泌曰、臣願陛下北

卽前者不用中國兵使吐蕃自困之術

和回紇南通雲南西結大食天竺雲南卽南詔本烏蠻之別種姓蒙氏謂王爲詔其先渠帥有六自號六詔兵力相埒蜀時爲諸葛所征皆臣服之開元時有皮邏閣者策授爲雲南王賜名歸義漸強盛始併五詔爲一大食在波斯之西俗勇于戰鬬土多沙石不堪耕種食蛇馬等肉天竺卽漢之身毒國或云婆羅門地也在葱嶺西南周三萬餘里分爲東南西北中五天竺地各數千

里南天竺際大海北天竺距雪山東天竺東濟大海與扶南林邑隣西天竺與罽賓波斯接中天竺據西天竺之會周廻七十餘里貞觀中有尸羅逸者自稱摩伽陀王遣使朝貢獻火珠如此則吐蕃自困馬亦易致矣上曰三國當如卿言至於回紇則不可泌曰臣固知陛下如此所以不敢早言然今日之計回紇爲先三國差緩且陛下所以不可豈非以陝州之恥邪上曰然韋少華等以朕之故受辱而死朕豈能忘之泌曰害少華等乃牟羽可汗後復入寇爲今可汗合骨咄祿所殺然則今可汗乃有功於陛下又何怨邪是後凡十五對反復諭之上終不許泌乃

乞骸骨。上曰。朕不憚屈已但不能負少華輩耳泌曰（非不欲負少華寔自恨同紇）以臣觀之。少華輩負陛下。非陛下負之也。上曰何故。對曰。昔葉護（葉失涉反）將兵助國。肅宗止令臣宴勞之。亦不許至其營。及大軍將發。先帝始與相見。蓋戎狄豺狼。不得不過為之防耳。陛下在陝。富於春秋。少華輩不得深慮。以萬乘元子。徑造其營。又不先與之議相見之儀。使彼得肆其桀驁。豈非少華輩負陛下邪。且香積之捷（肅宗至德二載收復西京廣平王與葉護約為兄弟至長安城西陳於香積寺北灃水之東）葉護欲掠長安。先帝親拜于馬前以止之。當時

觀者十萬餘人皆歎息曰廣平王（王名俶卽代宗）眞華夷主也然則先帝所屈者少所伸者多矣況牟羽身爲可汗舉國赴難當是之時臣不敢言其他若留陛下於營中歡飮十日天下豈得不寒心哉以此二事觀之則屈巳爲是乎不屈巳爲是乎上謂李晟馬燧曰朕素怨囘紇今聞泌言自覺少理卿以爲如何皆對曰誠如泌言泌曰臣以爲囘紇不足怨向來宰相乃可怨耳囘紇再復京城今可汗又殺牟羽復有何罪吐蕃幸國之災陷河隴數千里之地又入京城使先帝

蒙塵於陝。此乃百代必報之讐。爲可怨耳。上曰、朕與
之爲怨已久、今往與之和、得無復拒我爲夷狄笑乎、
對曰。臣請以書與之約爲臣子。每來不過二百人。市
馬不過千匹。無得携中國人及商胡出塞。五者皆能
如約。則主上必許和親。如此威加北方。旁讐吐蕃。足
以快陛下平昔之心矣。上從之。既而回紇可汗遣使
上表聽命、上大喜、謂泌曰、回紇何畏服卿如此、對曰
此乃陛下威靈、臣何力焉、上因問招雲南大食天竺
之計、對曰。回紇和。則吐蕃已不敢輕犯塞矣。雲南若

吐蕃賦役未嘗一日不思復爲唐臣也。大食在西域爲最彊，與天竺皆慕中國，代與吐蕃爲仇，臣故知其可招也。遂遣其使者歸，許以公主妻之。（究臣下策）七年，吐蕃陷靈州，回鶻擊敗之，遣使獻俘。（此見和戎之利）

卓菴氏曰：借回紇以圖吐蕃，即武侯和吳圖魏之術。德宗用之而勝，昭烈不用而敗，事有理勢所當然，而卒以愎諫取敗，誰之過與？雖然，鄴侯能行之于德宗，而孔明不能得之于先帝，不可謂非天也。

陸贄奏令長官舉屬吏

唐德宗貞元八年陸贄請令臺省長官各舉其屬著其名於詔書異日考其殿最（即今保任法）并以升黜舉者詔行之未幾或言於上曰諸司所舉皆有情故不得實才上密諭贄自今除改勿任諸司贄上奏曰國朝之制五品以上制敕命之蓋宰相商議奏可者也六品以下則旨受蓋吏部銓材署職詔旨畫聞而不可否者也開元中起居遺補御史等官猶並列於選曹其後倖臣專朝廢公舉行私惠使周行庶品苟不出時宰之

意則莫致也今臣所奏宣行以來纔舉十數議其資望不媿班行考其行能未聞闕敗而議者遽以騰口上煩聖聽道之難行亦可知矣請使所言之人指陳其狀覈其虛實謬舉者必行其罰誣善者亦反其辜若不出主名不加辨詰使枉直同貫則人何賴焉又宰相不過數人豈能徧諳多事理須展轉詢訪是則變公舉爲私薦情故必多且今之宰相卽往日之臺省長官今之臺省長官乃將來之宰相豈有爲長官之時則不能舉一二屬吏居宰相之位則可擇千百

具僚物議悠悠其惑甚矣蓋尊者領其要卑者任其詳是以人主擇輔臣輔臣擇庶長庶長擇佐僚將務

後世進退宰相如舉碁然失在不擇耳

二語盡銓曹取人之法

得人無異於此夫求才貴廣考課貴精往者則天欲收人心進用不次然而課責既嚴進退皆速是以當代謂知人之明累朝賴多士之用然則天舉用之法

則天亦何足法

雖傷易而得人而陛下慎簡之規則太精而失士矣

上竟追前詔不行

本朝于慎行曰則天法罔繁密惟進退人才反覺疎濶一言合意立躋崇階片詞迕旨即被種夷誅

賞則過當矣而操縱綜已詳略有法其發也機不可測其用也才無不盡贄所謂得人以此耳然此惟英主能行之守成之材惟以任法為勝慎簡之方亦何可盡廢也

芑山氏曰求才貴廣考課貴精此百世不易之論秦主堅嘗問王猛為治之本猛對曰治本在得人得人在審舉審舉在核眞未有官得人而國不治者也猛此論有裨銓政不當以人廢言

陸贄論選用

唐德宗性猜忌不委任臣下官無大小不得敦實之士贄諫曰登進以懋庸黜退以懲過二者迭用理如循環故能使黜退者克勵以求復登進者警飭以恪居上無滯疑下無蓄怨又曰明主不以辭盡人不以

（切中近代用人之失）

意選士如或好善而不擇所用悅言而不驗所行進退隨愛憎之情離合繫異同之趣是猶舍繩墨而意裁曲直棄權衡而手揣重輕雖甚精微不能無謬又

（皋夔稷契各守一官中人安可求備）

曰中人以上迭有所長苟區別得宜付授當器及乎

○猶○醎○酸○適○而○味○成○　○　○

合以成功亦與全才無異但在明鑒大度御之有道而已以一言稱愜爲能而不核虛實以一事違忤爲咎而不考忠邪稱愜則付任逾涯不思其所不及違忤則罪責過當不恕其所不能職司之内無成功君臣之際無定分矣上不聽

芑山氏曰王良造父皆善御使王良操左華造父操右華馬不能行一里共故也故人主用人必專任以責成功然贊所云合人成功非共之謂量材授事各專其任事治而功自立其所以合而有功

若又在人主之權度適宜。成就無方。苟非先去猜忌。究亦不能御之有道。功何緜成哉。

惟適氏曰。語云寇難至。躄者告盲者。盲者負而走。一識道塗。一利走趨。兩人皆活。得其所能也。合才成功亦然。

杜黃裳論治體

唐憲宗諱純初名淳元和元年上嘗與宰相論自古帝王或勤勞庶政或垂拱無爲何爲而可黃裳對曰王者上承天地宗廟下撫百姓四夷夙夜憂勤固不可自暇逸然上下有分紀綱有敘苟慎選賢才而委任之

先須明辨功罪

有功則賞有罪則刑則誰不盡力明主勞於求人而逸於任人此堯舜所以無爲而治者也至於簿書獄市煩細之事各有司存非人主所宜親也昔秦始皇以衡石程書秦始皇本紀以衡石量書日夜有程注曰衡稱衡也石百二十斤魏明

帝自按行尚書事○明帝一日卒至尚書門陳矯前請曰陛下欲何之帝曰欲按行文書耳矯曰此自臣職分非陛下所宜臨也帝慙回車

隋文帝衛士傳餐○文帝每臨朝或至日昃未暇大食令侍衛者傳餐

皆無補當時取譏後世所務非其道也夫人主患不推誠人臣患不竭忠苟上疑其下○今○天○下○不○幸○而○坐○此○病下欺其上將以求理不亦難乎上深然之

芭山氏曰上疑其下下益欺其上何者惟畏法懼誅往往飾功邀賞揜過免罪欲不欺不可得雖人臣苟且媮惰罪不容貰亦朝廷苛察有以致之也故必人主推誠任人舍短而錄所長刑故而宥其

過。使中外諸臣有竭忠效能之誠。無趨利避害之習。則功罪明而賞罰當。天下未有不治者也。雖然推誠自虛心納諫始。

孫 余垣
余維樞 較正

古方略卷之六終